

漫步布哈拉老城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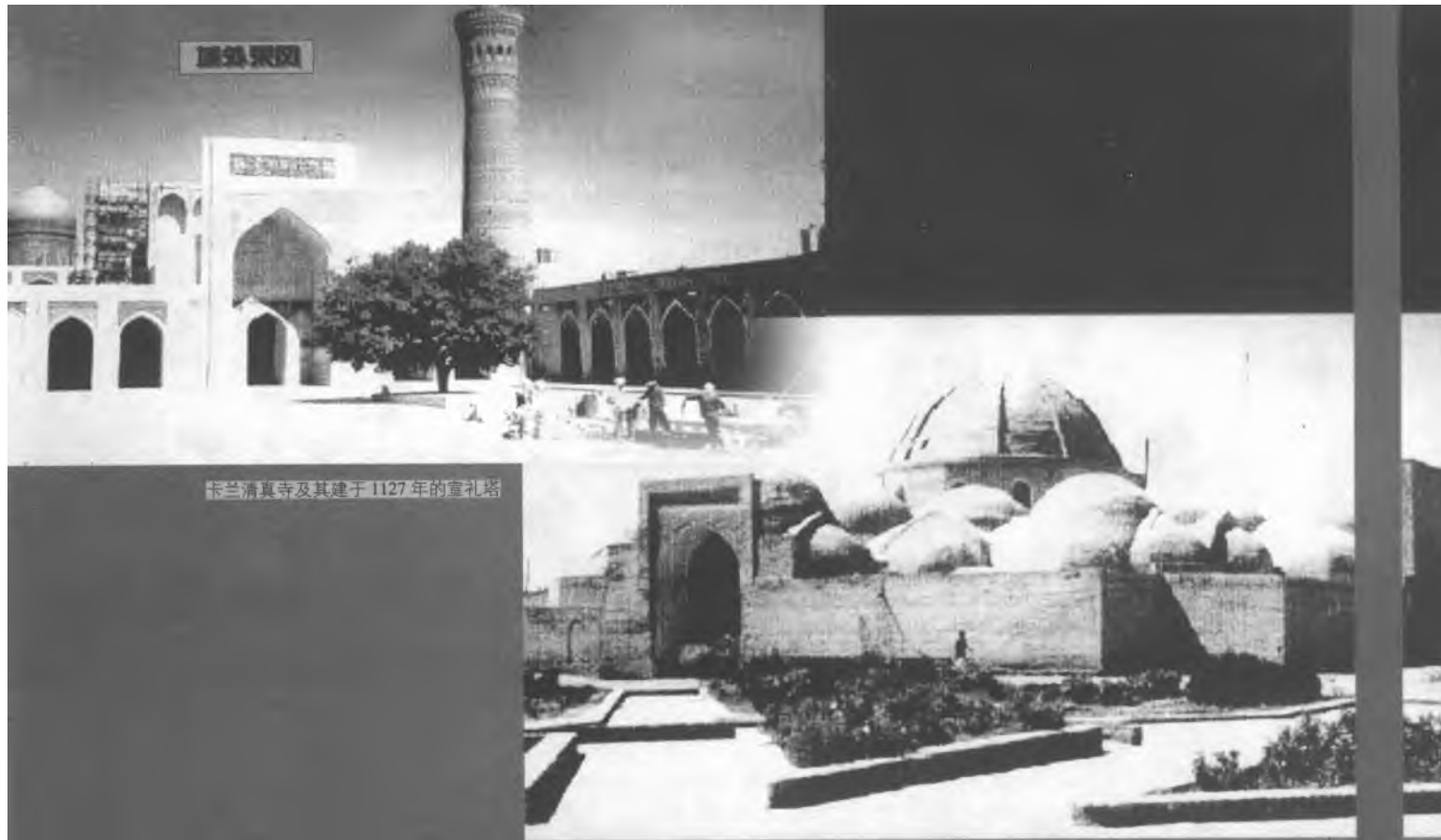
文图 杨 峰

在布哈拉,我盘桓时间最长的是老城区,与我心灵契合最深的地方也是老城区,它像一位满腹经纶而又寿斑满面的历史老人,使你不由得要对他怀着尊敬、崇拜和赞叹之情。有着古老文化的城区,就像是这座城市里的一座巨大的博物馆,陈列着这里的历史与文化,展示着这里的昔日风貌和魅力独具的人文景观,也激发着人们怀古的幽思……

世界上有许多现象是很有意思的,明明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却要拼命造一些“古迹”,以示自己的老成,而又有一些存留着历史陈迹的城市,却要拼命除去陈迹,让自己焕然一新。却不知在顺其自然中尽可能地保留住自己的特色正是一切城市的活力与魅力所在。

也许是在时代发生重大变革时历史老人的一次关照——别的故都与文化胜地,或把辉煌的历史点缀在现代文明之中,或把昔日的繁华消化在历史进程里,而布哈拉却把历史陈迹集中而又远距离地摆在那里,让其在寂

寞与冷清中讲述往日曾有的辉煌,让参观者在惊叹与惋惜中去对历史演变进行一次震撼心灵的体验。当老城区那些鳞次栉比的古建筑和宏伟而又幽静的阿尔卡禁城宫殿披着岁月的尘土,带着昔日壮丽豪华的痕迹默然出现在你眼前时——尽管已经破败,但它的古老、安详,它的那种沉稳的气度、含而不露的矜持,会让你感到心灵里突然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那一座座高大而古老的陵墓,那在空旷的穹顶下回荡着历史回音的哈纳克大市场,那古朴而深广的查尔木清真寺礼拜堂,那极尽堂皇而又厚重的图书馆,



卡兰清真寺及其建于1127年的宣礼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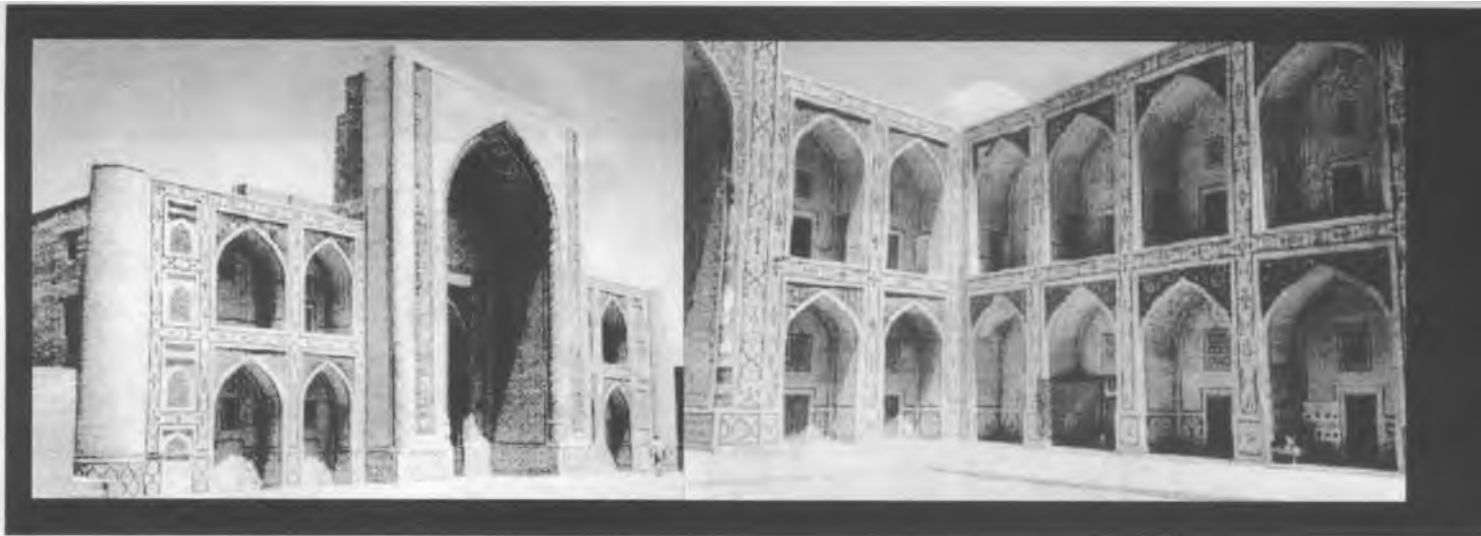
建于昔班尼时代的哈纳克大市场

那高耸入云、巍然挺立的卡兰清真寺宣礼塔，那在骄阳下给大地投下一片阴凉的拉希姆大清真寺巨型拱门，那兀鲁伯经学院、库克尔达什经学院气派宏大的讲经堂……尽管此刻都已空荡荡，寥无人迹了，并且被夕阳涂上了些许神秘色彩，但我相信它的每一座高大的方顶拱门里，都存贮着诉说不尽的历史故事，每一道街巷都有不平凡的经历。

正是这个古城区，曾造就过中亚历史上许多优秀人物：世界文化名人伊本·西拿自不必说，9世纪著名的伊斯兰圣训学家、《布哈里圣训实录》的编著者布哈里就出生在这里，城郊秀丽的图达库尔湖畔大概是他童年最爱玩耍的去处；10世纪著名阿拉伯诗人、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长期在这里研究中亚文化，并从这里随中国使者周游东方；13世纪中国元代著名回回政治家、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出生在这里，是这一片土地滋养了他最初的政治抱负；14世纪伊斯兰教的大学者巴哈丁在这里创建了他的正统派教团——“纳合西班牙底教团”，这里的许

多演讲厅的讲台上留下过他的足迹；16世纪中亚著名的书法大师米尔·阿里和艺术巨匠、著名的细密画大师赫穆提·穆扎希普都在这里拾取了最初的艺术灵感，并在这里度过了他们才气横溢的一生；19世纪著名学者、《反驳自然主义》和《哲学的利益》的作者加马路丁·阿富汗尼曾在这里读过书，并从这里起步最终荣任了阿富汗首相的职务；20世纪初中国新疆著名伊斯兰大学者、教育家、《佳瓦黑罗力尼康》的作者阿布杜卡德尔是在这里深造毕业后，迎着三月的暖风踏上了回国的路……我敢断定，眼下我目光掠过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座高塔上的砖砌图案，每一座陵墓上的饰面砖陶，每一座大厅里的巨幅壁画，以及眼下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那些精美绝伦的金属工艺品、艺术织物、骨雕艺术品和手抄文献上的细密画，当年都肯定接受过不少杰出人物的凝视和探究。

文明的基础是教育。最吸引我、最让我动情的是古城区建于1417年的兀鲁伯伊斯兰经学院了。14世纪末，突厥



布哈拉建于 1471 年的兀鲁伯经学院

化了的蒙古人帖木儿崛起于中亚，建立了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及其继承者大力弘扬伊斯兰文化，广建清真寺和经学院，使中亚地区又一次出现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帖木儿的孙子，那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后来的全帝国的统治者兀鲁伯，在统治河中地区时就在布哈拉建起了这座雄伟壮丽的经学院。这座经学院真可谓是建筑艺术和镶嵌艺术的奇迹，可以说是中亚建筑艺术在经历了 1 000 年的循序渐进的演化后，各流派的匠师们让各自时代的建筑艺术异彩纷呈的过程中，创造的本地传统建筑艺术和建筑装饰独创风格的典范。据史料记载，这座经学院不仅教授神学、法学、文学和哲学，而且还讲授自然科学，曾聘请过世界各地著名的学者来经学院讲学，其中最著名的有被称为“当代柏拉图”的撒拉胡丁·木沙·伊本·马合木·喀孜·札答·鲁米，有从卡善邀请来的吉雅苏丁·詹姆希德·伊本·马苏德，有被称为“当代托勒密”的天文学家阿拉丁·阿里·伊本·忽希奇等。兀鲁伯重视学术，尊重学者，视科学高于一切，不愧为中亚历史上最开明的统治者之一，为中亚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布哈拉经学院可称得上是古代开放性办学的典范。

学术的开放首先取决于经济的开放。哈纳克大市场，这座宏伟的由无数拱形穹顶组合而成的大型古代物资交流中心，大概是中亚现存最早也是最大的商业建筑。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极

大地促进了贸易的繁荣。中亚的织布、造纸、丝绸等产品以质量高而闻名。撒马尔罕生产的纸张输出到许多国家，布哈拉制造的马刀、小刀、铠甲、盾牌、头盔等武器享有盛名。那时候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专门的巴扎（集市）。布哈拉每年有从印度、波斯、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来的大批驼队，他们从中亚运走各种布匹、纸张、毯子、金属器皿、武器、马匹、干果、香瓜、核桃等，从印度运来奶酪、颜料、珍珠、宝石、化妆品，从阿富汗运来糖，从伊朗运来各色地毯和镶嵌艺术品，从欧洲运来玻璃制品，从中国运来大量的丝绸、瓷器、大黄、茶叶等。17 世纪在布哈拉有专门的印度人居住的街坊，中国和印度的商品正是通过布哈拉转运到莫斯科和西欧各地的。

漫步在老城区四通八达的商贸大道上，不知怎么，我突然联想到了中国宋代《清明上河图》中描画的几乎和布哈拉繁荣在同一个时代的遥远的开封城。除了文化截然不同外，在其他方面两座古城还真有某些程度的相似。

都是曾为王朝都城的经济文化古城，至今都保留着大量的文化古迹和历史遗风，一样的规模，一样的古朴，如今一样地安享着清静与自在。开封傍着一条伟大的河——黄河，布哈拉也傍着一条著名的河——阿姆河。开封人有着一种典型的中原文化的气韵，布哈拉人带着一种典型的中亚文化的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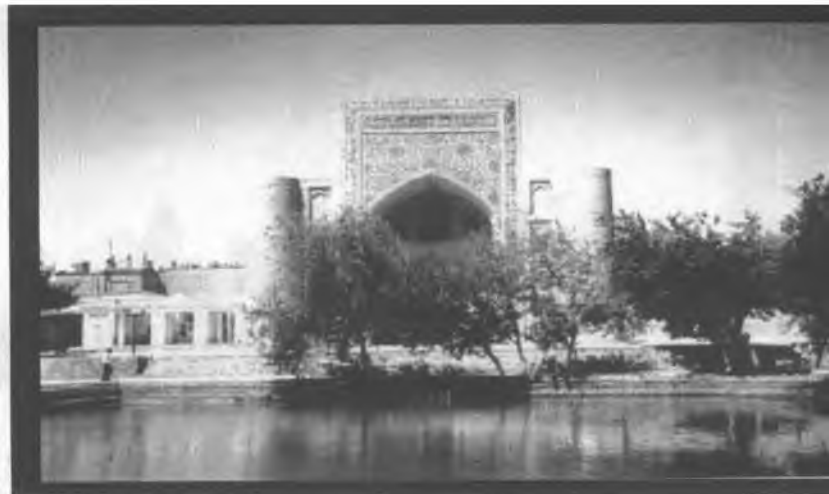
当然，两座城市也曾有过几乎相

同的历史命运——都在遭受外强入侵的劫难中结束了作为国都的历史：开封在北宋靖康元年（1126）正月被金军攻破，皇帝被掳，群臣为奴，百姓被杀，古城被毁，只留下对昔日繁华的记忆。1220年2月，成吉思汗率蒙古军主力攻打布哈拉城，据守内城的3万士兵奋力抗击，最终城被攻破，全部遭杀。尽管后来它们一再地在灾难的大漠上重新站起，努力恢复了往昔的华美，但是，历史的航道毕竟已改，王国都城 of 显赫地位从此已不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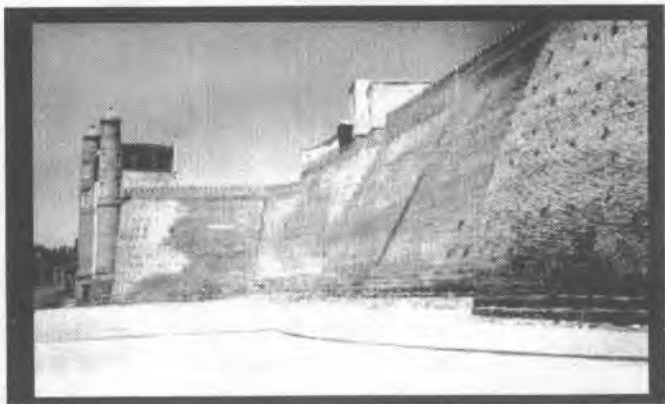
耐人寻味的是，两座相隔万里的不同国度里的城市，却在历史的滚滚风烟中不经意地相遇在了一起：自1220年成吉思汗攻破布哈拉，随着战争的胜利，大批中亚细亚的各族人，被迁徙到东方来，有被签发的军士、工匠，被俘虏的妇孺，也有一些学术人士和社会上层分子。这些人在元代官方文书中被称作“回回”，被列为当时所谓“色目人”中的一种。东来的回回军士被编入“探马赤军”，参加了忽必烈统一全中国的战争。他们在不作战时，就地进行生产劳动。这就是蒙古贵族给“探马赤军”规定的所谓“上马则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两重任务。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元朝政府又下令征调散居在各郡的回回炮手到“居天下腹心”的开封一带屯田。同时，随着“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政策的逐步实施，这些现今中国回回民族的先民，正式开始定居在开封及中原地区。虽然现在我们无法得知当时他们抛家舍子，在血与火的剧烈社会动荡中，从中亚大迁徙到东亚的痛苦的心路历程，但是伴随着这次种族大迁徙而进行的文化大交流却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东来的回回人中，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是元时制造回回炮的名手。扎马鲁丁是天文学家，在至元四年（1267）撰了万年历，曾被作为官方历书予以颁行，他还制成了浑天仪等七种天文仪器。亦黑迭儿丁在元世祖时进行大都建筑的规划，为此后北京城市建筑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元代著名回回诗人萨都刺著有《雁门集》20卷。还有著名回回曲人马九皋，著名回回山水画家高克恭，以及博通经史、地理、河防、老庄之学的著名回回学者赡思。此外，当时在回回工匠中，有不少能做细巧手艺人，被编入

官局制作。回回扎马刺丁率领工匠制造的一种叫撒答刺欺的特殊的丝织品，被认为是当时丝织品中的极品。正是这些东来的回回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工艺家在中原地区的科技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科学文化内容。

站在古城区经学院门前高大的平台上，欣赏着华灯初上的布哈拉夜景，在星光与灯光的苍茫里我品味着历史老人的圣明。人类的科学精神就像灿烂星空的北斗，任岁月的天空雷鸣电闪，风聚雨狂，但它始终坚定不移地闪烁在天宇的正北，用它的银色光芒把整个星球照亮。就在这一刻，我仿佛与那些文化先哲们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亲近和激荡心扉的沟通。感谢布哈拉用它空灵超逸、深沉幽渺的意境，给了我深彻的理解和感动。因为我知道，从此这种理解和感动将会伴随我终身……



建于17世纪的古老建筑——学术讲演厅



萨曼王朝的古城堡